

新闻悬疑小说馆 001

新闻悬疑小说之王最新力作——

封口费

中国记者在生命、金钱和良知之间徘徊挣扎的生存启示录

孙浩元/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新闻悬疑小说之王最新力作——

封口费

中国记者在生命、金钱和良知之间徘徊挣扎的生存启示录

孙浩元/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封口费 / 孙浩元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1

ISBN 978-7-5133-0129-9

I. ①封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38518号

封口费

孙浩元 著

策 划: 闫 超

责任编辑: 姜晓倩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黄 飞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15.75

字 数: 205千字

版 次: 2011年1月第一版 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129-9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专用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录

第一章 电视台制片人离奇死亡 / 1

1. 不要这样，被人看见不好 / 2
2. 强力胶水粘住了死者的嘴 / 3
3. 他是怎么当上制片人的？ / 7
4. 王八羔子，敢砸我场子！ / 14
5. 死者是一名记者 / 15

第二章 不作批评报道的记者不是好记者 / 25

1. 花心记者患“性瘾” / 26
2. 最后一次作批评报道 / 35
3. 采访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/ 38
4. 莫须有的采访任务 / 41
5. 殷记者真是性情中人 / 45

第三章 记者遇害前泄露了国家机密 / 51

1. 记者是不能随便关机的 / 52
2. 你可以拍，但不能播 / 55
3. 领导说他泄露了国家机密 / 66

第四章 跨省追捕“造谣”记者 / 71

1. 人命关天的事，可不能开玩笑 / 72
2. 受害者没有共同点 / 79
3. 对兄弟省市的负面新闻要少报道 / 81
4. 搞垮一个节目很容易 / 84
5. 他们都当众说过假话 / 87
6. 制片人收到一颗假牙 / 89
7. 舆论对我们很不利 / 91

第五章 不完整的新闻事实 / 97

1. 我知道为什么多抽了一管血 / 98
2. 新闻教科书里的玄机 / 99
3.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 / 101
4. “犀利哥”之后有“犀利姐” / 105
5. 海南蕉农的愤怒 / 108

第六章 三鹿奶粉没问题 / 115

1. 让你说什么，你就说什么 / 116
2. 六成女大学生愿意嫁给富二代？ / 120
3. 记者应该是个杂家 / 124
4. 谁对假新闻最敏感？ / 128
5. 或许关到审讯室，他就全招了 / 131
6. “三聚氰胺”事件后遗症 / 134

第七章 拿人钱财，却不替人消灾 / 141

1. 假新闻，是对新闻理念的伤害 / 142
2. 我不是网络警察 / 145
3. 有了这张照片，事情就好办了 / 148
4. 问题疫苗的遗祸 / 149
5. 凶手留下的遗书 / 154
6. 拿人钱财，却不替人消灾 / 158

第八章 总有群众不明真相 / 161

1. 他俩没采访过问题疫苗 / 162
2. 他们收了好处费，但还是给曝光了 / 164
3. 人命真的不值钱 / 166
4. 谁收了凶手的封口费？ / 171
5. 幸亏认识电视台的朋友 / 174

第九章 你以为我不想报道吗？ / 177

1. 山体滑坡事故 / 178
2. 不听领导话的记者 / 180
3. 家属情绪很稳定 / 183
4. 我们还是要依法办事的 / 187
5. 工作这么多年，还这么理想主义 / 189
6. 每栋楼都装了摄像头 / 191
7. 我想复制一张手机卡 / 192

第十章 再敢纠缠，我就曝你的光 / 197

1. 杀人游戏时尚又流行 / 198
2. 做新闻，就是要有一点杀气 / 201
3. 采访的时候，不能诱导 / 207
4. 不要因为新闻被毙掉而哭泣 / 214
5. 你使用标点符号的习惯是什么？ / 223
6. 谁给你的权力让你这么嚣张？ / 232

第十一章 小道消息 / 241

第一章 电视台制片人离奇死亡

这是一家电影院，连恒福死在第三排的中间位置。他的死相很蹊跷，不仅被人刺中了胸口，最关键的是，他的两片嘴唇还被强力胶粘住了。苏镜想起前几年，《顺宁新闻眼》的几个记者遇害的时候，被人割断了喉咙拔掉了舌头，如今，制片人连恒福的嘴巴又被人封住了，这是什么用意？难道凶手是在表演某种行为艺术？

1. 不要这样，被人看见不好

男人的手一直不老实，在女人身上摸来摸去。起初女人还扭着身子躲来躲去，到后来她终于不再反抗，闭上眼睛享受着温柔的感觉传遍全身。男人将女人拉到怀里，火热的嘴唇凑了上来，女人用力挣脱了，说道：“不要这样，被人看见。”

男人看了看黑压压的四周，笑道：“没人看我们的。”

大银幕上，将军在声嘶力竭地做动员，战争随即爆发，刀剑相交的声音，战士们呼喊的声音，炮火隆隆的声音灌满了整个影厅，女人放肆地呻吟起来，纤纤玉手伸进了男人的衬衫下面……

他们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，前面第五排正中间有两个观众，第二排靠走廊的地方有一个观众，三人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着电影。

男人坏笑对着女人的耳朵说了几句话，女人气得捏起拳头捶他：“坏蛋！”

“来嘛！”男人说着，抱起女人放到自己腿上。

银幕内外，两场战争同时进行。战士们杀声震天，刀光剑影。

战争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

但是，足够了。

女人娇喘吁吁地趴在男人怀里，男人心满意足地揉捏着女人的酥胸。他不止一次地说过，女人的胸就是专门为他的手长的。

此时，两人并不知道，一双眼睛已经盯了他们很久了，一部多功能手机将他们刚才的放肆全都拍了下来。虽然电影院里光线昏暗，只能拍到一个轮廓，只能看到女人坐在男人身上不停颤动，但，足

够了，谁都明白，他们在干什么。

手机放在副驾驶座上，司机面色阴沉心情沮丧地开着车，行驶在顺宁市最繁华的马路上，车外一片喧嚣。天气不错，万里无云，风和日丽，顺宁市刚从午觉中醒来，抖擞起精神，整座城市焕发出生机。

一粒仇恨的种子，也在午后的阳光下，发了芽。

2. 强力胶水粘住了死者的嘴

何旋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八点了，苏镜在门口拦住了她：“你先闭上眼睛。”

“干吗？”何旋有点不耐烦，她已经够累了。

“你就闭上嘛。”苏镜诚恳地说道。

何旋只好顺从地闭上眼，由老公带着走进屋。

“可以睁开眼睛了。”

眼前的一幕让何旋不知所措，问道：“这是干吗？”她皱着眉头掐指一算，沉思道：“不对啊，今天不是我生日啊。”

苏镜叹口气说道：“在咱家，一切都反过来了。别人家里，一般是女人一直记得结婚纪念日的。”

“哦。”何旋终于想起来了，脸上顿时笑开了一朵花，伸出手揽住老公的脖子，吧一声亲了他一口，说道，“老公，你真是个好老公，你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公。”

“呃……”苏镜一本正经地说道，“没有比较，就没有发言权啊。”

何旋娇笑着：“我不管，我就觉得你是最好的。哎呀，还炒了这么多菜，老公，你真有心。”

“行了行了，你不要这么起腻好不好？”

两人在桌前坐下，点燃蜡烛关掉电灯，琥珀色的葡萄酒在烛光的辉映下更添几分浪漫情调。两人举起酒杯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轻轻一碰，几乎是同时说道：“我爱你。”

喝了几杯小酒，两人拉起了家常。

“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？”

“海南省这几天在顺宁搞经贸洽谈会，采访这个去了，我们台长是海南人，所以对这事特别重视。”

“哦，”苏镜说道，“他们的毒豇豆已经处理完了吧？”

“早就处理完了，”何旋说道，“该问责的问责了，该建立的制度也建立了。不过，今天采访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跟我说，海南农民被我们害惨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何旋说道，“那人说：‘我们历来都欢迎媒体监督，但是也不希望媒体无中生有。’”

“毒豇豆难道是无中生有？”

海南毒豇豆，最初在武汉发现，当地农检中心抽检发现，海南豇豆含有禁用农药水胺硫磷，随后，对海南豇豆发出禁令。接着，合肥、南京、杭州等多个城市销毁海南毒豇豆；上海对海南豇豆逐箱检测；广东江门、惠州等地居民不仅不再购买海南豇豆，对海南其他瓜菜也暂时不吃，以免成为禁用农药的受害者。顺宁媒体也不例外，连日来在各大市场追踪海南豇豆的身影。

何旋说道：“我觉得很奇怪，我想问清楚，但是他却笑了笑没理我。”

“他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好像是一个什么老板吧，叫陈国培。”

两人聊着天酒意渐浓，眼神迷离起来，苏镜坏坏地一笑：“我们是不是该办正事了？”何旋笑道：“英雄所见略同，来吧！”说罢，跳了起来，扑到老公怀里。苏镜横抱着她走进卧室。

但是，他们的正事没有办成，一个电话打断了他们。

打来电话的是苏镜的下属邱兴华。

“什么事啊？”苏镜尽量和颜悦色地问道。

“苏队，出事了。”

“出事了，你顶着，我这儿办正事呢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快说快说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，有人被杀了。”

苏镜犹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你们自己去看看就行了。”

“我们已经在现场了，”邱兴华说道，“我只是觉得，这个尸体你可能感兴趣。”

“什么？我对尸体没兴趣！”

话是这么说，但是当苏镜看到尸体的时候，他的确非常感兴趣。那是一具男人的尸体，年纪在三十五六岁，胸口的衣服被鲜血洒红了。但是这些都不足以引起他的兴趣，使他感兴趣的是以下三点：

1. 死亡地点非常有意思。这是一家电影院，男人死在第三排的中间位置。

2. 这个男人苏镜认识，他叫连恒福，是何旋的同事，《顺宁新闻眼》的第二制片人。这档节目自诞生之日起就没太平过，首任制片人杨宇风^①入狱了，接下来的制片人陈燕舞升任团市委书记，之后的制片人朱建文^②遇害了，再之后的制片人樊玉群^③也被杀了。现在的制片人是余榭，连恒福是他

① 杨宇风故事见《杀人游戏之现场直播》。

② 朱建文故事见《杀人游戏之皮下注射》。

③ 樊玉群故事见《杀人游戏之媒体暴力》。

的副手，如今也被干掉了。他心想，可得提醒老婆，将来有竞聘机会，可千万不要竞聘这个角色。这是一个被诅咒的岗位，能有陈燕舞那样机遇的制片人，实在是凤毛麟角。

3. 连恒福的死相很蹊跷，他不仅被人刺中了胸口，最关键的是，他的两片嘴唇还被强力胶粘住了。苏镜想起前几年，《顺宁新闻眼》的几个记者遇害的时候，被人割断了喉咙拔掉了舌头，如今，连恒福的嘴巴又被人封住了，这是什么用意？难道凶手是在表演某种行为艺术？

连恒福看的是一场古装言情大片，这年头，大片特别多，一不小心就会遇到一部，一不小心就会上当一次。连恒福有没有觉得自己上当，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。当影片放映结束，观众们鱼贯离开影厅的时候，他还端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。

清洁工是一个女人，四十出头，姓张，大伙都叫她张阿姨。看到有人还坐在位子上，张阿姨以为他睡着了，便上前叫他：“先生，醒醒啊，演完了。”连恒福自然没吱声，张阿姨凑近了看，这一看不要紧，吓得她哇哇乱叫。

听着张阿姨的讲述，苏镜不得要领。他环顾四周，没有发现监控摄像头，只好询问其他工作人员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。谁能想到有人会电影院里杀人呢？他们自然没有注意。影厅有一百七十多个座位，十三排。这场电影的上座率有百分之七十，卖出了一百二十一张票，第五排到第六排全部坐满了，第四排零零星星坐了几个人，第三排则只有连恒福一人。凶手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杀人后扬长而去，全场观众竟然没有一人发现。

看来，这部大片很吸引人，苏镜竟然从一次谋杀案中看出了国产电影的勃兴。

《老鼠爱大米》的旋律渐渐响起，声音由低到高，从连恒福的口袋传出来。打来电话的人，苏镜也认识。

“喂，连制片啊，忙啥呢？”

“刘春阳，找老连什么事啊？”

刘春阳是《顺宁新闻眼》的记者，苏镜曾经见过的。

听到陌生的声音，刘春阳狐疑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啊？”

“我是苏镜。”

“苏镜？何旋的老公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怎么会与连制片在一起？”

“小聚一下嘛。什么事？我转告。”

“没什么，就是问今天那条片子播了没有。”

“哎哟，这事我就帮不了你了。”

“苏警官，你让连制片接个电话吧。”

“他接不了电话了。”

3. 他是怎么当上制片人的？

跟苏镜一样，何旋也觉得《顺宁新闻眼》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，她感到不寒而栗，几年来恶性案件几乎是一桩接着一桩，同事们是不是都被心理暗示了？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北京一小区发生了一桩灭门惨案，李磊一怒之下将父母、妻子、妹妹和两个儿子杀掉了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一个月后，同一个小区发生了相同的一幕，张武力杀害了妻子和儿子。两个月后，河北灵寿再次发生灭门案，张二红杀死了老丈人一家六口。早有心理学家说，应对危险人群进行心理干预，所谓“前车之覆轨，后车之明鉴”，恶性案件往往成为很多人依葫芦画瓢的样板。在《顺宁新闻眼》，已经发生三次谋

杀案了，而且三次凶手都是身边的同事。

“这次凶手会不会又是我同事？”何旋心惊胆战地问道。

“谁知道呢，现在我只能说不排除这种可能，”苏镜紧张地看着老婆，“你还是辞职吧，这个鬼地方太危险了。”

“我又没做坏事，怕什么？”

“难道以前遇害的那些同事都做过坏事？”

何旋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我还是蛮喜欢现在这份工作的，不当记者，我真不知道能干什么。”

“你可以到其他地方当记者啊，何必一定要留在《顺宁新闻眼》呢？”

“哎呀，好了，咱们先不说这个。”

苏镜无奈地叹口气，说道：“好吧，说说这个连恒福吧。他是怎么当上第二制片人的？”

“台里搞竞聘，连恒福便脱颖而出了。”

“他能力很出众？”

“确实过得去，曾经因为一篇批评报道得了省里的新闻奖一等奖，这个奖含金量很高的。加上那年我们正好换了新台长，不想论资排辈，完全按照个人能力来，所以连恒福就上去了。”

苏镜揶揄道：“什么竞聘？都是走过场的吧！”

“那次竞聘还真不是走过场，”何旋说道，“据说我们台长那段时间手机一直关机，也不回家，就住在酒店里，找门路托关系的人也找不到他，这样他也不用得罪人了，又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。”

“连恒福作过批评报道？”

“除了时政记者，我们谁没作过批评报道？”何旋说道，“连恒福的嘴巴被胶水粘在一起，凶手是不是要警告记者闭上嘴巴不要乱说话？”

苏镜沉重地叹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还是觉得记者这个职业太危险了，

大勇^①遇害，也是因为作批评报道。”

“你怀疑这次也是这个原因？”

“我不能肯定。”苏镜倒了一杯水，继续说道，“连恒福这人怎么样，工作中会不会得罪同事？”

“这人没当领导的时候还挺和气的，可是一当领导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经常发脾气。几乎每个人都跟他吵过架。”

“你也吵过？”

“吵过。”

“哈哈，想象不出你吵架的样子。”

“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”何旋说道，“有一天，他给我安排三单采访，早晨七点出发，一直干到晚上八点，他竟然还要安排我值个夜班，我当时就火了。”

“哎哟，这事以前你怎么没说过呢？”

何旋故作腼腆道：“人家是淑女，不好意思嘛。”

“淑女同志，请问你觉得谁跟连恒福的仇怨最深？”

何旋偏着脑袋想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好像没有，我们跟他吵架，那都是正常现象，谈不上仇怨不仇怨的，吵完就忘了。”

“你会忘，并不代表每个人都会忘啊。”

“有一次，刘春阳跟连恒福说：‘你掰着指头数数，还有谁你没吵过的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’”

“刘春阳真这么说？”

“是啊，”何旋笑道，“据说把连制片给问傻了。”

苏镜沉思道：“今天在电影院时，刘春阳给连恒福打了个电话，我问他什么事，他说要问连恒福片子播了没有。”

“这小子，肯定做关系片了，所以才关心有没有播出。”

看看表，已经凌晨了，苏镜长长一声叹息：“咱们的结婚纪念日，

^① 大勇，姓李，苏镜的小学同学，何旋的前男友，其故事见《杀人游戏之皮下注射》。

真是有纪念意义啊。”

“是啊，”何旋说道，“你炒的那些菜，搞的那些浪漫情调，全都不算数了，因为你没有陪我。”

“啊……”苏镜还想解释，何旋将食指放到唇边，轻嘘一声说道：“别跟女人讲道理。”

第二天，苏镜在顺宁电视台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。当时他例行公事地询问了很多关于连恒福的事，当问到米瑶雨时，这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女人神秘兮兮地说：“连恒福有外遇。”

几年前，《顺宁新闻眼》的主持人宁子晨被谋杀在直播台上，一百五十万观众看得目瞪口呆却不知道凶手是谁，是苏镜抽丝剥茧找到了真凶。就是在调查这桩案子的时候，苏镜认识了米瑶雨。她是栏目组的化妆师，专门给主持人化妆，只有她休息的时候，才由副手池小霜顶班。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苏镜和邱兴华都情不自禁地屏住了呼吸，因为她太香了。那次，苏镜要检查她的小挎包，却从她包里发现了几个安全套，邱兴华当时脸都红了。从此之后，苏镜经常开玩笑：“小邱，那个随身带着套套的女人挺适合你的，你追她去。”有一段时间，邱兴华还真动过心，据说还约过几次会，后来就再也没联系了，邱兴华说：“她太热情了，我受不了。”两年前，米瑶雨结婚了，老公是个阔老板，婚宴请了一百桌，场面极其奢华，苏镜也出席了她的婚礼。

婚后的米瑶雨还是那么妖娆多姿，只是不知道包包里会不会有套套了，苏镜禁不住看了看她的名牌小挎包。米瑶雨凑近了苏镜说道：“大妹夫，我跟你讲……”

“呃……”苏镜咽了口唾沫，欲言又止，心想：“好吧，大妹夫就大妹夫吧。”

“难道何旋没跟你说过这事？”米瑶雨秀眉一扬，眉宇间充满了疑惑和期盼，期盼着何旋没讲这事。